



最佳辩护

SARAH GREGORY

[美] 萨拉·格雷戈里 著

郑道根 余华栋

冯烈荪 王振印

译

出版社

最佳辩护

(The Best Defense)

(美) 萨拉·格雷戈里 著

(By Sarah Gregory)

郑道根 余华栋 译
冯烈荪 王振印

军事译文出版社

The Best Defense

Copyright © 1999 by Sarah Gregor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The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 of
Friendship & Literatur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 reserved

中文版权归军事谊文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佳辩护 / (美) 格雷戈里著; 郑道根等译. -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11

书名原文: The Best Defense

ISBN 7-80150-177-2

I. 最... II. ①格...②郑...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化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186

书 名: 最佳辩护

译 者: 郑道根 余华栋 冯烈荪 王振印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谊文印装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1.46

字 数: 274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7 - 80150 - 177 - 2 / I · 37

定 价: 21.00 元

主要人物表

莎伦·海斯(女)	得克萨斯州律师
拉塞尔·布莱克	得克萨斯州律师
普雷斯頓·特里格	洛杉矶律师
梅兰妮·海斯(女)	莎伦·海斯女儿
罗布·斯坦利	莎伦的男友,梅兰妮父亲
希拉·温斯顿(女)	莎伦·海斯的好友,精神病医生
特莉什·温斯顿(女)	希拉·温斯顿的女儿
达拉·科恩(女)	好莱坞影星,莎伦的朋友
戴维·斯潘塞	好莱坞影星,达拉的男友
科蒂斯·努斯鲍姆	斯潘塞、斯坦利的经纪人
艾伦·利维	达拉·科恩的经纪人
林登·格雷	达拉·科恩的保镖
本尼·矢田	达拉·科恩的保镖
恰克·黑格	保安,私人飞机飞行员
斯坦·格林	达拉斯侦探
米尔顿·布希雷	达拉斯地方检查官
凯恩林·弗拉特诺	达拉斯地方检查官
弗农·图皮劳	达拉斯医学检验室法医
德雷克·鲁丁	洛杉矶法官
吉尔·加塞蒂	洛杉矶地方检查官
哈罗德·奎勒	洛杉矶地方助理检查官
李兹	洛杉矶凶杀案刑侦局侦探
戴维·怀特	洛杉矶凶杀案刑侦局侦探
斯蒂芬·莫雷塔	联邦调查局特工

玛丽亚·戴维斯(女)
玛里萨·卡德莫尔(女)
哈伦·斯温
凯伦·沃伦(女)

联邦调查局特工
职业电影商
作家
专栏记者

1

就在《街头警探》升到尼尔森电视剧排行榜第二位的那个上午，莎伦·海斯打电话给罗布远在洛杉矶的经纪人。她自报了家门。对方意味深长地沉默了片刻。

最后，他说：“我不认识什么海斯。听着，宝贝，给我送份简历来，科蒂斯·努斯鲍姆总是想要一个愿意炫耀皮肉的人。”

莎伦把听筒拿开，抬头看看天花板，然后又把听筒贴紧耳朵说：“努斯鲍姆先生，罗布·斯坦利在纽约和我同居的时候，我俩生了一个女儿。”

“哼！好得很，你想敲我们竹杠。科蒂斯·努斯鲍姆也有一个敲竹杠的律师。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我是莎伦·海斯，先生。海——斯——上次罗布旅行时，我在达拉斯的一座电视演播室里见过你。”

对方沉默了5秒钟，电话里传来翻纸页的声音。然后，这位经纪人说道：“不错，不错，在得克萨斯州是有个女孩子。这位小公主怎么样了？”他吸了一口气，接着又吐出来，好像是在抽雪茄烟。

“快14岁了，”莎伦说。“她现在是大公主了。”

“天哪！老罗布真会煽情。你看过星期二的那集电视连续剧了吗？真惨哪！”

“他倒没有给邮局煽煽情，勤给孩子寄抚养费。”困在莎伦办公室一隅的凤仙花打蔫儿了。她心里说，今天得把花盆搬到外边人行道上，让花儿见点阳光。

“该死，你这个月没有收到支票吗？”

“上个月，再上个月，都没有收到。听着，我——”

“我的秘书想必忘了这档子事了。”努斯鲍姆说道。

“当初我不想跟罗布要什么东西。梅兰妮和我靠自己好好地过了将近 12 年。寄抚养费是你们的主意，那时候他刚开始出名，想改善一下他的公开形象。”

“我要把秘书臭骂一顿。”

莎伦将一支铅笔掰成两段。“对，也许你该……和她谈谈。我本来不想现在打电话，不过我们刚从牙齿校正医生那儿回来。你知道一副牙齿校正钢丝架要多少钱吗？”

电话里又是一阵翻动纸页的沙沙声。“达拉斯，我刚才……？噢，那就是‘行星好莱坞’本周举行盛大开张仪式的地方，对吗？”

“在西区，”莎伦说。“整个治疗费将近 5——”

“我敢说你和小公主——”

“——千美元。”

“——想弄两个前排座位。这可是你们那里本周最热闹的事情。”

“没听清，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在近处看看施瓦辛格……威利斯……查克·诺里斯……这些大明星，够让孩子记一辈子的了。”

“我想推迟到今年夏天再开始治疗。这样，等到下学期开学时，她就可以习惯戴钢丝架了。”

“威利斯的经纪人欠了我努斯鲍姆的情，你知道吗？也许我可以搞到 4 个座位。她可以带一个朋友去。另一个好座位归你，你可以——”

“我想，我们的兴趣并不一样。”莎伦说道。“再说，我的老板旅行去了。那家餐厅的开张典礼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我可能要出庭或有别的什么事情。”

“这可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宝贝。我会办好的。”

“听着，你直接告诉我罗布如果不愿再给我钱，我们也过得去。可是，像现在这样，盼着钱又得不到钱……”

“我现在要打个电话。”

“我要你打的惟一的电话就是打给罗布，看看我的钱是怎么回事。”

“我把你们安排在紧靠他们要走过的地方。威利斯可能会带德米去。”

莎伦把听筒从一只耳朵换到另一只耳朵边。“该死的，我要的是本应该给我的钱。”

“我要骂我的秘书一顿。祝你们过得愉快。喂，随时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我们。”

在10月的一个星期五，票由联邦快递公司送来了。那天下午，达拉斯的“行星好莱坞”餐厅举行盛大的开张典礼。莎伦撕开信封看看里面装的是什麼。只有4张票。

她把信封口朝下抖了抖，没有支票。她马上给希拉·温斯顿打电话。

“我们可能也要去，”希拉说道。“特莉什和梅兰妮会高兴得要命的。另外，我也可以出去散散心。”

“天哪！梅兰妮的嘴那个样子行吗？”莎伦说道。

“她的嘴没毛病，莎伦。她没有洁白的牙齿，可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也没有。”

“矫正费连他一天的工资都不到。”莎伦翻着日程表。只有一次庭审，11点钟在第375号房间，要为一个名叫疲劳鬼达内尔的窃贼辩护。根据法庭的安排，县里将抽时间在圣诞节后的某个时候把辩护费付给她。疲劳鬼达内尔将会在庭审中疲劳得要命。不过，他一向很疲劳。她心不在焉地说：“我们势必要把孩子们从学校里接出来了。”

“我可以办好。”希拉说道。“今天上午我看完两个病人之后就立即去学校接她们。我要想办法不参加这个专题小组讨论会。”

“什么专题小组会?”

“我当初同意参加就是做错了。一个黑人联盟的会,讨论既是黑人又是专业人员的人在美国的境遇。本来很好,只是组里另外两个人是穆斯林。要是我只是专业人员就好了。”

“他们把你当成可以鼓舞人心的人。”莎伦说道。“另外还有多少心理医生……?”

“你如果认为组内人员都是清一色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参加一个关于既是白人又是专业人员的小组讨论会?组里只有你和两个三 K 党律师。”

莎伦叹了一口气。她的精神壁垒开始崩溃了……“我一走,办公室里就没人了。”莎伦说道。

“噢?出庭律师之王、导师阁下拉塞尔·布莱克上哪儿去了?”

“带着她的女儿去欧洲了。这是他大约 15 年来第一次度假,我不能抱怨他。”莎伦拿起了票,一张一张地由上面往底下倒着。

“‘行星好莱坞’,莎伦。活宝阿诺德会注意我们的。”

“他已经有妻子了。”

“那我们就做个自由梦了。”

莎伦往后靠在了转椅背上,注视着门顶窗。“你什么时候能带着孩子们来见我?”

“我要带她们赶回家换衣服。嗯,3 点钟行吗?”

“行。”莎伦说道。“我想明星们在 4 点钟之前不会到。我要出一次庭,中午之前应该能完。我想,我可以把电话上的自动应答录音机调好。这样,办公室里没人也没关系。”

“你会快乐的。”希拉说道。

“但愿你说对了。”莎伦回答道。

疲劳鬼达内尔说道:“认罪,先生。”他说话的声音像小妖精弗罗吉。他穿着一件连裤工作服,背上印着“县监狱”几个大黑字。

他双肩下垂，却腆着个大肚子。他的本名叫做弗朗西斯，“疲劳鬼”这个绰号是因为有一次在偷一个仓库时笨手笨脚地失了手，被一个70岁的守夜人抓住并拖离现场有半个街区之远。

阿诺德·希弗法官白发稀疏，满面怒容，好像威严的奥兹。莎伦心想，他恐怕早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坐在法官席上了。他说：“孩子，你是因为你有罪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才服罪的吗？”

疲劳鬼转过头来望着莎伦。莎伦朝他点了一下头。实际上，疲劳鬼已经同意妥协，因为已经同检察官达成了坐牢3年认罪辩诉协议。这份协议此刻正装在莎伦的挎包内。公诉人名叫哈罗德·本宁，是希弗审判室里主要的助理地方检察官的副手。他凝视着被告和莎伦。这是疲劳鬼达内尔第三次犯重罪，加上轻罪，则是第五次服罪了，所以他不需要莎伦告诉他，希弗的问题仅仅是为了记录在案才问的。“是的，先生。”疲劳鬼说道。

“很好，孩子。那么，我判处你……”希弗把卷宗的纸翻得沙沙响，又盯着交给他的那份认罪辩诉协议看了一会儿。“我判处你……”他皱着眉头对本宁说道：“本宁先生，地方检察官同意这个协议吗？”

本宁露出了没有把握的表情。莎伦的协议是同本宁的上司订的，此人今天因暖气过热而病了，本宁代替了他。

莎伦插话道：“大人，如果你想看看，我带着这份签了字的认罪辩诉协议哩。”她穿着一身海军蓝公务服，上衣的长度只到腰际。她的一头黑发剪得很短，留着刘海。“本宁先生的上司塔德利先生已代表州签了字。我的当事人也执行了协议。”

听了这番话，法官暗中一笑，转过皱着眉头的脸对被告说道：“我猜老疲劳鬼同意了这个协议，是吗？”

疲劳鬼看上去筋疲力尽，但是神经紧张。“一点儿不假，法官大人。”

“你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站在我面前了，因此我对你的回答丝

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你不是木头人，疲劳鬼。你要是不同意这份协议，那就是傻子。”希弗把认罪辩诉协议放进卷宗，合上了卷宗夹。“这个被告要多用点儿时间想想他的罪过。我给他5年的时间。”

莎伦心想，真糟，落到个这样的结果。在县里所有的法官中，只有阿诺德·希弗对被告方与公诉方之间的认罪辩诉协议提出疑问。这种做法使他的日程像堵了的下水道那样塞得满满的。但是，希弗在选举时一般都没人反对他，所以他一点儿也不让步。莎伦上前半步说道：“提请法庭记录在案，根据法律，如果我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不是协议中所说的刑期的话，那么他有权撤回认罪辩诉。”

“你这位年轻的女士，我干这一行已经有好多年了，”希弗说道。“所以我很熟悉法律。我判此人在得克萨斯州司法部监狱禁5年。”

噢，操你妈的，莎伦在心里骂了一句。她站直了身子说道：“那么，大人，我的当事人现在撤回认罪辩诉。”

疲劳鬼一脸茫然。助理地方检察官哈罗德·本宁也感到莫名其妙。

希弗伸出一个指头说道：“噢，不行，他不能撤回。他已经认罪了。5年。法警，把他带走。”他那穿制服的助手从陪审席上站起来，绕过栏杆走了过来。

莎伦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上诉法庭顷刻之间就可以驳回这种胡判。希弗明白这一点。莎伦说道：“要是这样，大人，我们口头发出上诉通知。”

“你尽管去上诉，海斯小姐。”希弗斗气地说道。

“我会的，大人。”莎伦甜甜地说道。

“我确实累了。”疲劳鬼达内尔精疲力竭地说道。“喂，法官，我可以坐下吗？”

作为她当天出庭的最终结果，她下午4点坐在“行星好莱坞”的一张桌子旁，埋头在看一本书。她好像社交聚会中一个不愿与别人打交道的怪人，忙着往上記笔记，而几乎把希拉和孩子们都忘了。她戴着看书用的小镜片眼镜。那本书是红皮简装本《弗农注释得克萨斯州刑事诉讼法典》。在她当律师的8年间，老顽固希弗是推翻她达成的认罪辩诉协议的第一个法官。因此，莎伦必须专心研究诉讼法，以便推翻对疲劳鬼的判决。她必须快点行动，如果不把文件准备好并在星期一上午之前交给上诉法庭，希弗就会火急火燎地把疲劳鬼交给州监狱。

在“行星好莱坞”里，到处都挤满了寻欢作乐的人们。小伙子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运动衫。妇女们穿什么的都有，从时髦的牛仔装到穿了等于没穿的暴露装，一应俱全。他们跺脚，吹口哨，呼唤备受女士欢迎的男明星们快点露面。门外搭起了木制大看台，以容纳挤不进餐厅的人。餐厅里挤得一塌糊涂，什么服务都搞不了。一进门摆着几张长桌，上面放着开胃小吃。梅兰妮和特莉什装了满满两盘子炸蘑菇和鸡翅。大厅的那一头是一座临时舞台，台上有一支小乐队在演奏。在莎伦左边10英尺处放着一辆影片《终止者》里面的那种摩托车。她看见阿诺德·希弗法官穿着黑皮上衣、戴着黑色太阳镜骑在那辆摩托车上，于是撇了一下嘴。

希拉拉了一下莎伦的手臂。“他们说布鲁斯头一个到，他仍然是我的心肝宝贝。”希拉穿着一条黑紧身裤，上身是带灯笼袖的粉红色敞胸衬衫。

“嗯，”莎伦说道，“你好像不信冲破肤色障碍这一套。”

“布鲁斯还没有要我这么做。”希拉不停地动着，两条腿一会儿交叉一会儿分开，整个身子在座位上转来转去，漂亮的黑眼睛闪烁，四处张望。莎伦低头记了一条笔记：希弗法官事先没有警告疲劳鬼达内尔法庭可能不接受认罪辩诉协议。这是上诉时真正管用的一条。

梅兰妮说道：“布鲁斯·威利斯要来吗，妈妈？布鲁斯·威利斯？”她和特莉什·温斯顿兴奋异常，咯咯地笑着，伸长了脖子望着门口。她俩虽然都只有13岁，但是看上去好像已经成熟了。特莉什继承了希拉又扁又圆的小鼻子和光滑的巧克力色皮肤。梅兰妮沉思的表情和高智商来自罗布——莎伦心里骂道，他这个该死的——但像莎伦那样，生了一双舞蹈家的修长美腿。希拉已经让这两个女孩子习惯于穿莎伦觉得有点儿粗俗的服装。梅兰妮穿着紧身牛仔裤和宽松的蓝汗衫。特莉什则穿了一身上衣与裤子相配的套装——莎伦怀疑是穿了妈妈的衣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里是“行星好莱坞”，莎伦心想，所以穿什么都没关系。尽管如此，她还是紧紧地盯着这两个孩子，同时更加警惕地防备着附近桌子旁边那些岁数较大的男人们。希拉也是这样。

“布鲁斯·威利斯会来吗，妈妈？”梅兰妮又一次问道。

“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莎伦答道，然后又接着做笔记。

好像是受到了梅兰妮的启示，靠近门口的一位妇女喊道：“他们来了。”一位男司仪大声宣布：“女士们，先生们，布鲁斯·威利斯偕夫人，可爱的……德米……穆尔光临。”满屋子的人突然发了疯，欢呼声夹着刺耳的口哨声不绝于耳。餐厅工作人员已在大厅中间清出了一条通道，星光灿烂的明星夫妇走进了人群。特莉什和梅兰妮跳起来看，挡住了莎伦的视线。希拉也跳着脚。莎伦则踮着脚。

莎伦心中想道：噢，当个明星多好啊！事实上，在她当演员期间，在饿肚子时，莎伦就一直抱着这种幻想。她常常夜里睡不着，想像自己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领奖，或者出席类似的场合，从高级轿车上下来，微笑着走到聚光灯下，成为人们注视的中心；同时，满怀崇拜之情的追星族们尖声呼喊着她的名字。那些日子，惟一尖声叫喊她名字的人是她的房东，因为她该交房租了。不过，这个幻想当时一直支撑着她，使她努力不懈。德米·穆尔一举一动都显示

了十足的明星派头。她是当前最走红的明星之一,看上去也蛮像这么回事。她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行星好莱坞”,一副随心所欲的样子,穿着时髦的劳动布裤子和马甲。这套装束是直接从罗迪奥·德赖夫时装店定做的。她微笑着向左右打招呼,以充满自信的模特步走向舞台。这时,欢呼达到了高潮。莎伦的手掌都拍疼了。

在德米大出风头之后,接踵而至的布鲁斯·威利斯的风头就差了一点。这倒不是说他走过通道时场面不热烈。威利斯就像电影《死硬派》里的那个吊儿郎当的布鲁斯。他身穿牛仔裤和白色短袖汗衫,足蹬摩托靴,戴着黑色太阳镜,可是神态举止有点儿萎靡不振。莎伦感到,他还有点厌烦。厌烦而且……当威利斯懒洋洋地登上舞台,走到话筒旁边时,莎伦突然想到了被判刑时的疲劳鬼达内尔。威利斯说了点什么,但是人群的喧闹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而且音响系统又很糟糕,莎伦连一个字也听不清。他说的想必都是好话,因为来宾们比先前更使劲地跺脚鼓掌。威利斯和穆尔向大家微微一鞠躬,退到了舞台旁边用绳子跟大家隔开的一张桌子旁。人群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司仪又一次出现,宣布施瓦辛格亲临。

莎伦心想,太喧闹了,还是让希拉和女孩子们自己去欣赏老阿诺德吧。她坐回到椅子上,拿起笔,戴上了看书的眼镜。疲劳鬼达内尔,你可把我的这一天给毁了,她想道。她记下了得克萨斯州上诉法庭的一个案例。在该案中,认罪辩诉协议作废,因为协议中没有规定要坐多长时间的牢。此案例对疲劳鬼达内尔不适用。扩音器里传来了施瓦辛格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邀请大家尝尝蒸蛤蜊的喊声,这打断了莎伦的思路。阿诺德走到德米和布鲁斯身边就座,欢呼声平息了下来。莎伦羡慕地摇了一下头,然后继续研究《刑事诉讼法典》。

这时,司仪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在整个餐厅里回荡:“乡亲们,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件出人意外、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主演过最卖座的影片《科曼切人之春》的……深受美国人喜爱的……

戴——维……斯潘塞来啦！”

希拉像个疯狂的年轻人那样一跳一跳地伸头张望。特莉什和梅兰妮高声尖叫，能把一个街区之外的人的耳膜震破。希拉狂喊“天哪！天哪！”莎伦但愿在场的人里面没有希拉的心理病人。她暗自抿嘴一笑，将《刑事诉讼法典》翻过去一页。一点不假，戴维·斯潘塞是一位令人惊奇的著名人士。他同布雷德·皮特一道，负责在全国促销按摩器。不过，这位年轻英俊的明星不能打动莎伦·海斯。这倒不是因为他不英俊之类的原因，只不过……莎伦把她的不感兴趣归因于她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个岁数大一点的男人，也许是一位像达斯廷·霍夫曼那样的男人，则比较合她的胃口。总之，她坐在位子上没动，埋头研究法律。

“今天陪伴戴维的，”司仪喊道，“是他生活中的阳光……活泼可爱的……达——拉……科恩。”

群情一下子激动起来，莎伦放下了笔。哎呀，别人要骂我了，她心想。于是，她摘下眼镜，站起身来，伸长脖子从人群顶上望过去。

她首先瞥见了戴维·斯潘塞，后者恰好向过道旁的一位胖女人咧嘴一笑，那位女士尖叫一声，紧闭双眼，两只手也紧紧地握在一起。莎伦真担心这位女士会中风致死。斯潘塞把注意力转到了人群里的另一个人身上。莎伦不得不承认这个小伙子绝对英俊潇洒。他有一头带波浪的褐发，皮肤晒得黝黑，雪白的牙齿闪闪发光。斯潘塞的牙齿让莎伦想起了牙科医生办公室里的挂图。她隔着桌子看了看梅兰妮，想像着有一天因交不出矫正费而将房子抵押给畸齿矫正医生的情景。都是该死的罗布，莎伦想道。正当她由于想到罗布而开始又一次怒火中烧之际，戴维·斯潘塞停住脚步给了某人一个飞吻，而达拉·科恩也趾高气扬地闯进了她的视线。莎伦的怒容缓和下来了……不错，是因为羡慕达拉而顾不得发火了，但也由于突然一阵心酸。

达拉多年来过得平平安安，这得感谢老天。她的腰身细美，臀部丰满而曲线玲珑，两条大腿结实得好像刚从跑步机上走下来似的。她那可爱的金发梳得蓬松，打着卷儿围住俏脸、披到肩上。可能是由一大群美容师给她化的妆，效果非常完美。事实上，唇膏的轮廓线给达拉的嘴唇增添了一种自由任性的曲线美，而莎伦还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嘴唇。没有人会猜到达拉已同她的小恋人厮混了10年，因为她看起来还那么年轻漂亮。大而坚实的乳房塞在达拉金色锦缎紧身衣的前胸里。莎伦心想，达拉这身衣服只能被形容为……“睡衣裤”。在达拉左顾右盼地对着人们微笑时，莎伦注意到餐厅各处的女人们相互偷偷地使着眼色并窃窃私语。莎伦心想，她们大概是很想知道这是不是硅谷的大作——虚拟美人。哎呀，姑娘们，那可不是。这可是真的，而且很完美，总是让我妒忌得脸色发青。

希拉挨近了莎伦，说道：“你看到上个月登在《花花公子》上的她的玉照了吗？是用喷笔修过底版的，对吧？”

莎伦实事求是地答道：“那倒没有必要，她的形体很好。你什么时候看到《花花公子》杂志的？”

“一个病人留下来的。”

“嗯，把它留着，”莎伦说道。“我想看看。”她和希拉都笑了。这时，她觉得有人在注视她，于是又把注意力转到过道上。达拉已经看到了她。

达拉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认出久未谋面的熟人后的惊愕。这一切变化都是在一两秒钟之内发生的。接着，达拉恢复了造作的微笑，拉住斯潘塞的肘部对他耳语了几句。斯潘塞朝莎伦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但没有直接看着她，然后无所谓地耸了一下肩。他继续向舞台走去，边走边向四处注目和接受别人的注目。达拉离开斯潘塞身边，径直朝莎伦走来。

“莎伦。莎——伦。”达拉的声音在附近桌子上的高声喧哗之

中勉强能被人听见。希拉目瞪口呆地看着莎伦，特莉什也是如此。梅兰妮看着她母亲的眼神，就好像看见她妈刚刚长出了第二个脑袋。“只是一个老朋友。”莎伦随随便便地说道。达拉从两个穿着便裤和运动衫的男人中间挤过来走到莎伦身边，吻了她的这边脸颊再吻另一边。

更多的来宾挤过来想看清楚一点，形成了一个把莎伦和达拉围在中间的圈子。达拉不停地套近乎，莎伦用眼神向四外道歉。

“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达拉说道。她的嗓音像孩子般天真，那种苦苦哀求的声调无论在哪里都会被莎伦认出来。

莎伦拉着希拉的手。“达拉·科恩，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希拉·温斯顿和……”“你能跟我一起用餐吗？”达拉不那么在乎这个餐厅里还有没有旁人。一眨眼的功夫，将近15年过去了。她用当年在布鲁克林高地时所常有的渴望的表情看着莎伦。那个时候，那怕已经到了凌晨3点钟了，达拉也会说：“想去吃炸面圈吗？我们可以一道练台词。我还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莎伦。”

“用餐？”莎伦犹豫地说道。“看起来好像你整个儿都托付给我而没有别的应酬了。”

旁边的一位女士问她的男伴：“那个皮肤浅黑的女人是谁？她是干什么的？”

莎伦的面颊突然发热。她说：“哎，达拉，我……”

“你必须去，莎伦。”达拉的样子是在恳求。

从前有一次，达拉打断过莎伦和罗布的好事。她总是在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候直接闯进来，要求莎伦此时此地跟她促膝谈心。你永远不了解达拉，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不知道能不能去，”莎伦说道，“我带着女儿呢，而且我正在忙一个案子。”

“你必须去，莎伦。”亲密得好像她们昨天刚见面，而不是13年前在拉瓜迪亚机场见的最后一面。那次莎伦登上了飞往得克萨斯州的班机，怀中还抱着梅兰妮。达拉固执已见，苛求于人，但是尽